

于是，徐壹平略作思索，一语双关地对牛不二说道：“金牛先生，这是牛家庄的地盘，还要老烦你给大家安排一下休息的帐篷与吃食。另外，给李兄交待下，到外面看看，给我带一点汤食过来，突然间有点饿了。”

牛不二听闻此言，直接想也未想地自然回答道：“让徐公子见笑了，这是我等应有之事，何需客气！我等疏忽了，天色确实已不早了，那就多准备一点吃食。诸位，请随我来！”

牛不二对铁牛与银姨点点头，便转身带着其余大小领头人出去。银姨见状，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没感觉到哪里奇怪，自然一想也觉得没什么，就没放在心中。

带着其余领头人出得外帐，牛不二招呼几个青壮年引领在场的领头人分开去休息。望着紧跟而出来的李柳，牛不二顺势低声对其说道：“李公子，徐公子有交代，让你过会送点汤食进去。”

李柳望着离开的领头人，若有所思起来，低声询问道：“里面留下的是哪个部落领头人？”

“我牛家庄的银牛与铁牛两位领头人！”牛不二脱口而出，却看到李柳惊疑不定的眼神望着自己，继而疑惑地问道，“有什么不对嘛？”

“大大的不对！”李柳环视一圈，低声对其说道，“你是金牛，为什么会让你来出来安排接待诸位部落领头人？徐兄是想提醒你注意牛家庄之人，还有这些领头人之中叛变之人，小心他们内外勾结，颠覆牛家庄的命脉！”

“你是如何知道会是命脉？”牛不二一脸凝重的神色，却又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牛庄主，你们这里缺肉食吗？”李柳未作回答，直接反问一句，见牛不二直接摇头示意不缺，再次说道，“既然不缺肉食，那为何让我送汤食进去？还是在提醒牛庄主注意重要的东西，能让牛家庄食肉而变成喝汤的，必定是让牛家庄失去命脉所在而致。所以，徐兄特意让牛庄主出来，就是防止有人与天煞之人勾结，以防图谋不轨之人颠覆牛家庄，届时雪国之局面更加严重。”

“那会是谁？”牛不二十分痛苦地闭上自己的眼睛，低声说道。

“牛庄主想必心中已有所怀疑！”李柳悄声回答，“何必再询问于我！不过还要防一下今日所来的这些部落领头人，其中必有内应。我等返回牛家庄之途中时，已有部落领头人率先向牛家庄而来，否则怎会与我等返回之时不差前后！又是何人差遣他等前来？”

牛不二神色更是悲痛欲绝，深深地陷入了悲伤之中，心中呐喊道：“为什么？就这么想要当领头人！”深吸一口气，睁大眼睛望向天空，牛不二痛苦地说道：“替我谢谢徐公子，牛某人惭愧！当然，也十分感谢李公子为我解惑，否则牛家庄的繁华真会一去不复返。马上，我会安排人送来汤食，还劳驾李公子送进去，告诉徐公子一声，诸位领头人已安排妥当，如有自愿者会让他自行前来内帐。”

“一定！”李柳郑重地说道。牛存志在两人不远处，全程听到两人的谈话，心里也是惊涛骇浪，似是想张嘴，但又怕说错了什么，就一直闭着嘴巴，全神贯注地倾听。牛不二见到一脸担忧之色的牛存志，老怀欣慰地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在此处，和李公子一起就好！放心，牛家庄还有我，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守护。努力，这里的未来是你的！”

牛不二说完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。李柳与牛存志站在外帐口，望着牛不二远去的背影，脸上都有一丝担忧。片刻之间，已有青壮年端着汤食送了过来。李柳接过汤食，对牛存志点点头，便向内帐送去。

内帐之中，银姨已经全部说清了牛家庄的现状与困境，徐壹平脸色凝重地点点头。看到李柳端来的汤食，顺手接过放到旁边的条形桌上，徐壹平对其点头以示谢意，转身对铁牛说道：“铁牛兄弟，你这还有要补充的没？”

铁牛直接快速地摇摇头以示。徐壹平见到铁牛的摇头。略作思索，轻声说道：“铁牛先生，如此以来就得劳烦你去找下金牛前辈，这里还真的需要他。我再银牛夫人讨论下如何营救牛家庄失踪的姑娘。”

铁牛张着嘴，想了想，还是站立起身，向帐外走去。等到铁牛的脚步声已经远去而听不到的时候，徐壹平直视着银姨，郑重地问道：“看银牛夫人的神情，似乎有什么不好直言的，现如今就剩下我们三人，有什么不妨直言。”

“其实，牛家庄才是背叛雪国的最大祸根来源。”银姨状似难为情地说道，“作为牛家庄银牛之领，平日里照顾庄内老幼妇孺之人，不敢向外界传递消息，害怕被发现而伤及无辜。而我孙儿牛达并非是我刚才所说强行掳掠年轻少女，而是我安排为牛家庄留后，也并非只有我孙儿是青壮，还有其他多年以来隐身藏匿的青壮年。这是藏在我心中最大的秘密，我怕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说了！”

徐壹平与魅闪露出震惊的神色，相视一眼后化为平静。魅闪疑惑不解地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相信我们，而不是其他人？”

“因为你们是真杀天煞之人，而他们是半推半就，甚至心照不宣地默契配合，把部落里的人送给天煞炼制傀儡！”银姨眼含热泪地哭泣说道，“我的儿子儿媳就是这

样被他们送给天煞的。我害怕，害怕我的孙儿也会是这样，所以才让他借我的名义带走一部分青壮少女。”

徐壹平闻言直接站立起身，回想着遇见牛不二的点点滴滴，一副犹豫不决的模样，却不知道低着头的银姨，听着是在哭泣，实则已露出阴谋得逞的诡笑。